
小說組優選獎

〈鯨落〉

汪恩度



作者簡介

畢業於華梵中文系，目前居住在台北，利用閒暇之餘創作。曾獲吳濁流文藝獎、胡蘆墩文學獎、廉政公署徵文比賽……

得獎感言

接到電話的時候，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掛了電話之後我陷入迷茫之中，一直到看到信箱裡真的多了一封信，才確定自己得獎了！

真的十分謝謝高雄！謝謝評審！還有主辦的大家！

01.

鴻九站在高處向下望，無數的草木隨風壓低枝椏。它們用一種困苦而艱難的姿態，蔓延在這片起伏的丘陵，直到沒人那些碎石堆積成海岸邊。

天空是一片亮麗的色澤，海水與天如同兩疋純粹的藍染布緞，向著遠方恣意的鋪伸，那上面的流雲是布面的碎花，裁成旗袍被收在老舊的衣櫃中。

奶奶每每看著那件旗袍時，眼中露出的是驕傲與滿足。她說，那是爸爸第一次領薪水時，給她訂做的，然而她卻一次都沒有穿過。那件衣服總是在衣櫃裡搖晃，逐漸將布面的花紋晃得模糊了，將深藍的下襬，晃得磨損了。

他還記得，小時候奶奶總牽著他的手走在沙灘上，那時候經過的路上都是農田，一株株稻穗結實滿滿的彎曲著，黃澄澄的顏色，就像每回去夜市吵著要吃的麥芽糖，拿在手上，總會因為溫度融化，一點點的滴垂下來。

而今目光所及之處沒有稻田，麥芽糖的攤子也在不知何時悄悄地收起，他沒有再吃過那能黏住嘴巴的零食，那些記憶就像是一個夢，彷彿存在過，眨眼卻又消逝。

越過礁岩與無數柏油道路吹來的海風，帶著夏天炙熱的溫度，那是一年比一年攀升的氣溫，人們說這叫溫室效應，因為排放了過多的廢氣與污染。可是他也已經不記得在溫室效應開始前，所擁有的氣候與溫度。

遠方的海面，隱約有一個黑色的物體，隨著海潮漂流。模

樣初看像是橡皮艇的邊緣，濕潤的黑色皮膚被照得發亮，似乎還能看見這個黑色的物體顫動掙扎著，沉浮在忽起忽落的海浪中，隨著海浪逐越來越近……

直到物體靠近海岸數十呎時，他才看清楚，那是一條鯨魚。牠朝上半翻著灰白色的腹部，上頭有著直線的條紋。

鯨魚在注視中持續靠近淺灘，每當浪潮退去時，牠使用尾巴拍打水面，像是企圖靠著自己之力擺脫這樣的困境，游回深邃的大海。

然而現實卻事與願違，無論牠在海上掀起了多大的水花，隨著海浪的推力，鯨魚也只能勉強保持在原本的水深而已，對於要游回深海中一點幫助也沒有。

鴻九小心翼翼地走進海中，慢慢靠近那龐大的巨物，直到看清那沉沒在水中的長長胸鰭，他才分辨出，這是一頭大翅鯨。在這之前，鴻九從來沒看過大翅鯨，他腦中飛快背起那些從課堂上學到的知識：大翅鯨那大而長的胸鰭，在海中游泳時就像翅膀一樣，又因為背部隆起稱之為弓背鯨或座頭鯨……

鯨魚黑藍色的背，上面附著了無數鈣化的藤壺，帶來凹凸不平的觸感。擱淺在岸邊的大翅鯨發出似是痛苦的嘶鳴，從氣孔中噴出水花，掉落時就如同下雨，在海面打出一串水波。

鴻九似乎能明白鯨魚的無助，在如此巨大的生物面前，有那麼一剎那他也慌亂起來。因為他也知道光憑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將這個生物推回海中的。

他思考一秒，心中有了想法，拿出手機，按下撥號。

「教授嗎？我在海岸發現一頭擱淺的大翅鯨！」

「是，是，我會先在現場待命，牠的狀況不好。」

「瑾萱在附近？好，那我等她過來！」

電話那頭再沒傳出教授的聲音，螢幕上顯示著通話已結束，他又怔怔地看著不遠處那隻鯨魚，腦中浮現自己第一次看見瑾萱的模樣……

那天跟今日一樣是個大晴天，她紮著一個短馬尾，髮圈是稚氣的粉紅色，就如同她燦爛鮮明的笑容，那抹粉紅色也在之後的時光中，一直停駐在鴻九的記憶中，沒有褪去。

瑾萱是小他二屆的學妹，照理來說兩人不應該會有過多交集，可她是個熱心的人，雖然做事情有點無厘頭，但每回只要有活動，無論是去田野調查，或者是救傷，總少不了她。鴻九能感覺到，她是發自真心的喜歡這片大海。

他也是，喜歡這片曾經與奶奶一起看過的海，喜歡著那樣愛著海的瑾萱，喜歡著記憶所及的一切，不過這件事情他從未對誰說過。

那是一個埋藏在心深處的祕密，像是潛入深海的大翅鯨，或許比大翅鯨的潛游還要深邃，因為祕密，是無需呼吸的，他只要一直緘默著，便能確信這一切無所透露。

不知過了多久，遠處有個白衣牛仔長褲的女孩向他小跑而來，她苗條修長的身影與記憶中的女孩重合，而他站在鯨魚前方的淺灘，朝她揮手。

「哇！是大翅鯨耶！我還是第一次這麼近看到。」

瑾萱還有些喘氣，目光追尋著那個就在不遠處的龐然巨物，陽光將她的臉曬出通紅的印子，她的眼裡充斥著興奮。但這樣的情緒沒有維持多久，很快轉為擔憂。

「牠擱淺在那多久了？」

鴻九注視著她的神情變化，看了一眼手錶，「現在離我發現時恐怕過了四十分鐘。」

「教授已經先連絡附近的漁船了。」隨即她脫掉鞋襪，徒步在水中行走，鴻九見狀亦跟了上去。

瑾萱小心地繞著魚身且走且游，不時為了避開大翅鯨拍動尾鰭時濺起的浪花，而繞行。從海面上看去，淺白的身影與鯨身形成明顯的對比，她渺小得就像漂浮在海上的浮游生物，不住地被水花沖遠，然後又折回。

她在鯨魚的另一側漂浮，朝著鴻九大喊：「鯨身看不出明顯的傷痕。」

他眯著眼從海面向岸上看去，只見人群開始往淺灘處聚集。

「先上岸吧，教授聯絡的人似乎到了。」

瑾萱眨眨眼，調過頭正想往回走，卻只聽見身後大翅鯨發出一聲響亮的叫聲，牠擺動巨大的尾巴，將海面拍打出一整片散開的浪花。

強烈的水波令他們幾乎站立不住，幾乎要因為這突如其來的動作嗆水，還好兩人一直與魚身保持距離，大翅鯨拍起的水花起先將他們衝擊得失去平衡，卻也幫助兩人脫離了水流劇烈的範圍。水氣氤氳中，只見到他那黑色的尾巴不停擺動，鯨身在低淺的海中努力改變方向，奮力張開那雙如翅的前鰭，像是想靠著自己的力量重新回到大海般。

鴻九半浮著在不遠處，這一幕看得他幾乎呆了。大翅鯨的身軀一反開始時在水中的進退為難笨拙的樣子，藉著海水的浮

力，竟然緩緩地掉過了頭。

海水倒映著天光，身在其中的大翅鯨便像是懸浮在半空中一般，那對大大的翅膀張開，真如同天上的大鳥般，在水底投射下巨大的陰影。

他想起曾看過的書中說著，名為鯤的大魚，會化為鳥，扶搖而上萬里。那一霎那，他毫不懷疑，眼前的大翅鯨能夠如此，或者說牠成為了他腦海中那個，扶搖而上的鯤。

大翅鯨前鰭撲動水花，頭尾調轉過方向，逐漸朝水深處游去。鴻九隱約聽見岸上人們的歡呼聲，夾雜在鯨魚的叫聲與水聲中，這一切十分突然，就像是一個夢。

而這個夢的結束，是瑾萱朝他大喊：「不行！牠側腹附近有礁石！」

02.

鴻九坐在拉開的躺椅上，陽光從大片透明的玻璃外透進來，夏天的太陽十分毒辣，往往不到幾分鐘便會把皮膚曬紅，就像是煮熟的螃蟹一般，即使擦上厚厚的一層防曬，卻仍逃不掉曬傷的命運。然而即便今天的太陽是如此的大，他卻不願意伸手去拉上白色的窗簾，彷彿每讓光線透進來一分，便能祛除那些孳生在陰暗角落的病菌。

他知道這也許只是自己神經過敏的表現，但無論如何他寧願繼續坐在原處忍受陽光的照射，也不想起身去拉上窗簾。

病房外長廊傳來疾行的腳步聲，從他的方向往門口看去，

正好能見到一張病床被快速推著通過走廊，病床旁跟著幾個看起來像家屬的人，他看見他們手裡提著一袋衣物與盥洗用品，臉上顯現出死灰般的神色。那神情陰鬱的即使自己曝曬在日光下，都忍不住打起寒顫。

病床過去後，隨之進來的是固定在這時間上班的護理師，她手中拿著耳溫槍，看著坐在陽光裡的鴻九。

「太陽這麼大怎麼不把窗簾拉起來？」說話間，護理師插入奶奶耳中的那把耳溫槍已測好體溫，發出提醒的嗶嗶聲。

鴻九站起來靠近病床，瞄了一眼耳溫槍上的數字，笑了笑：

「我想曬曬太陽，好幾天沒曬太陽了。」

「是喔？如果太熱可以拉起來。」護理師將體溫記錄在紙本上，又快速地說：「體溫正常沒發燒。」

鴻九朝她點頭，護理師寫字的手忽然停下，抬頭看向他，「你們家只有你一個人嗎？你是孫子？」

「對啊，我爸在北部工作，很少回來，只有我跟奶奶住一起。」他想起自己小時候也經常回答這類問題，甚至曾經在某篇名為：「我的爸爸」的作文題目上，寫過：「他總是很辛苦的賺錢，為了養活我跟奶奶。」然而這篇作文的後續，他一直到學期末才寫完。

護理師並沒有跟著他的思緒陷入回憶，她細膩的雙眼掃過他似乎凝固的微笑，接著說：「只有一個人是比較辛苦，你工作了嗎？」

「還沒，不過我碩班快畢業了，平常也接一點調查賺錢。」

「調查？是什麼研究嗎？」

「差不多，有時候幫水族館或者教授到海邊找找魚或者貝殼什麼的。」

「你是讀什麼科系的呀？」

「是海洋生物相關的科系啦，我們系上的教授在做鯨豚研究。」

「鯨豚研究喔……是研究什麼？可以大概說一下嗎？」

鴻九沉吟了一陣子，腦中排列著至今為止所有所學的資料，試圖構思出一個能夠讓人簡略了解的脈絡，片刻後他說：

「當鯨魚在海洋中死去，牠的屍體會緩慢地沉入海底。這樣一座鯨魚的屍體可以供養一套以分解者為主的循環系統長達百年，這個過程它有一個名稱，叫做『鯨落』。最簡單的說，我們目前正在做的就是觀察鯨魚死亡腐爛的過程。」

她聚精會神地聽著，直到鴻九話語中最後一個音節落下，才發出簡短的應答：「聽起來要做很久吧？」

「還好啦，其實也不一定……」

護理師手中那本白色素面的本子不知覺中已經闔上，鴻九想著那上面也許記錄著奶奶住院至今每一次量體溫的數字，有時他也發自內心的感到不可思議，僅只憑藉著幾個數字就可以知道人類的生死與病痛。

最近，他不時感到恍惚，究竟是什麼支配人這個體的一切，是經過科學論證醫學知識嗎？抑或者是那抽象不可見的心靈。

始終躺在病床上的奶奶，她的臉龐深深地凹陷下去，變得乾枯的皮膚上，纏繞著無數的管路，每一條通道都在支撐著她的生命，每一次的醫療，都在延緩她的盡頭，但他卻覺得徬徨而恍惚，那樣的奶奶，早已不是記憶中的樣子。不是那個牽著

自己走過海邊時，喊自己抬頭看星星的奶奶，亦不是那個每天催著自己早點出門上課，嘴裡叨叨絮絮的奶奶。

記憶中的那個奶奶，像是被放逐到了永恆的黑洞中，任憑他在被重力扭曲的邊緣如何希望伸手去拯救，她依然一點點的瓦解，然後取代了那個記憶中對自己微笑、責罵與關懷的人。

安靜的空間中有一秒，他與護理師兩人都沒有說話，他想起了奶奶，卻不知道每個人來到這四周都是白色的病房時，是否都想起了什麼。

隔壁無預警傳來刺耳的機器聲，那是他這幾天來十分熟悉的聲音，這一區的病房無論日夜，總是不時會傳出這種聲音，只是這一次響得更為急切。他知道那預示著死亡，一旦病人的生命徵象不穩，便能聽見這個聲音。

護理師被聲響所召喚，如同進來時一樣突兀的，又匆匆離去，還不忘留下一句：「有什麼問題再找我！」

病房裡，陽光依舊灑落在地上，他想起隔壁也有這樣的一扇窗，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拉上窗簾？

03.

鴻九作為第一個發現大翅鯨的人，之後理所當然每天都要來這兒報到，帶上自發性前來，擋也擋不住的瑾萱。兩人乾脆在海灘邊搭起太陽傘當作休息站，遠遠地觀察那頭鯨魚。

那天大翅鯨突如其來，幾乎可說是全力一搏的掉頭，看著像是有希望可以脫離擱淺，最後還是失敗了。牠只游動了那一

會兒，之後又像是洩氣的皮球一般，沉沉地靠上水底，甚至還來不及將角度轉正到能夠撞上大礁石的方向。

教授似乎也不對這隻鯨魚抱持太大的希望，來過沒一會兒便回去了，可能更多的時候是在思考要怎麼清理魚屍。

擱淺的第二天，兩人竟然已經開始沒什麼事情可以做。基本的測量與觀察早已做完，剩下的只有等待教授的下一步指令。瑾萱無聊的與鴻九閒嗑牙。

「聽說在澳大利亞海岸發現了一隻白色的大翅鯨喔！」

他搜索著腦內的記憶，想不起來在那裡聽過這件事情，只能點頭表示附和：「是喔？那肯定很難生活吧，畢竟太顯眼也不是好事。」然而本來是要附和的話才出口，他就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頭，這話接的，根本稱不上附和，倒像是潑冷水。

瑾萱卻不在乎，不按常理出牌的笑起來，「你真的很認真耶，通常這時候不是會說想看啊，或者說很漂亮之類的？」

鴻九也覺得自己接的話實在太糟了，只好尷尬地笑笑，「我就是忽然想到，就隨便說說……」

瑾萱指著海平面上，那座突起的黑藍色的小島，說：「說不定牠就是從澳大利亞游過來的，有白鯨的血統呢？」

鴻九不那麼認為。雖然他也不知道這隻鯨魚到底是不是從那裡游過來的，不過據他對大翅鯨的了解，這個群體一向有固定的生活範圍，要游過這麼遠的路，離開家鄉來到這裡，其實不太可能。這個道理他相信其實瑾萱也懂，只是她對於憧憬抱持著更高的幻想，選擇了忽略這件事情。

他沒有反駁，不輕不重的順著話說：「也許有吧，大翅鯨會迴

游，也許那隻白鯨的白化基因在許多地方的鯨魚身上都能找到。」 瑾

萱接著說：「我的夢想就是變成那隻白色的大翅鯨，在海洋裡游泳。」

她閉起眼睛，兩隻手在空氣中攪動，真做出像是鯨魚在海中巡遊的樣子。

鴻九看她那誇張的樣子，忍不住笑出聲：「人又不可能變成魚，妳的夢想比看見白化大翅鯨還難實現。」

她回過頭，側首像是思考著什麼般，看著他，「可是夢想，不就要是難以實現的，才能永遠令人仰望嗎？如果有一天夢想都實現了，那你還要追逐什麼呢？」

鴻九的確認為她是一個過於理想與夢幻的女孩，早在他第一次見到她時就明白。其實他並不討厭過於理想化的人，或者該說，正因為他自己失去了這樣的能力，所以更加憧憬著這樣的人。他忍不住自己眼底的笑意，勾起了嘴角說：「但也不是這種實現不了的事情吧？」

瑾萱聳聳肩，忽然間變得像是對這個事情毫不在意般，坐回休息站的椅子上，悠閒的喝了一口寶特瓶裡的水，「很多人的夢想都實現不了啊，既然實現不了，與我有什麼差別呢？」

鴻九不明所以，感到一種怪異和無助，他說不出來自己這是什麼心情，夢想這兩個字像是一張網，而瑾萱的話讓他覺得自己是網裡的魚，在恐懼中掙扎的渾身是傷，血流不止。

至今為止，他總是想著那個很久沒有回來的父親，他離開自己與奶奶，是不是也是為了追尋一個夢，一個北上淘金的夢，只是再也沒有回來。

兩人的話題在這邊短暫中止，鴻九甚至沒發現海灘附近逐漸圍上一些人，他們有人拿著相機，有人還拿著水上器材，一團團在那對著大翅鯨指指點點，似乎還想上去一探究竟。

當他意識到該做些什麼時，瑾萱早已不在陽傘的遮陰範圍，模糊的聲音從不遠處傳來。

「那隻大翅鯨擱淺了，盡量不要太靠近牠，以免造成鯨魚緊張和傷人。」

「大翅鯨大多會在自己出生的海域生活，所以擱淺在這其實比較罕見。」

「大翅鯨有許多救援其他動物的紀錄，雖然沒有確切的依據，能知道這樣的舉動是出於什麼原因。其中似乎跟虎鯨特別不對盤，有超過一半的營救目標，都是在虎鯨狩獵時發生。」

聲音斷斷續續的傳入鴻九耳中。忽然，擱淺海中的大翅鯨噴出一道水柱，水柱散落後化為霧氣，聲響打斷了瑾萱連綿不絕的解說。鴻九就站在那看著，直到太陽漸漸西斜，海面渡上一層鮮豔的紅色，他想那約莫是血，興許是鯨魚的，也興許是自己的，帶著一種毀滅與死亡，逐漸蔓延……

大翅鯨最後一次鳴叫，嘹亮的叫聲持續很久，直到四面八方的海中都傳來牠的回音，牠的尾鰭拍打水面，從頭部開始，緩緩的沉入水中……

他想那肯定是大翅鯨想對海中的親人，吟唱最後一次鯨歌，於是他拚了命的發聲，直到那聲音透過海流，遠遠地傳出去……

04.

奶奶火化那天，天氣晴朗的如同一幅畫，放眼望去的天空，連一片雲都沒有，直到火葬場的煙囪緩緩吐出一條如龍的長鏈，煙霧到了高空散開，散成一片烏雲的形狀。

鴻九相信人死後是有靈魂的，正因為如此，煙霧才會上升，在人間與天穹搭起一條長橋，它引導人們死後的靈魂，通往沒有苦痛，與悲傷的世界，有人稱之為西方極樂。

但鴻九總是想，如果極樂了，是否還感受得到快樂呢？

如果沒有了分離時的憂傷，奶奶是否還會在每個看見星星

的夜裡，思念父親呢？

他站在那邊，看著那條橘灰色的長龍，飄的好高好遠，直到因距離而縮小到看不見，他相信那裡肯定就是西方極樂世界的入口。

父親這天罕見的在除了過年與除夕外的時間站在鴻九眼前，不過也僅止是這樣，他始終沒開口說過話，也沒有移動，只能透過手中一根接著一根點燃的香菸，確定他不是一個塑膠假人。

看著那幾乎成為石刻的神情與側影，鴻九浮上心頭的，卻只有一種陌生而恍惚的感覺。那個自己叫著爸爸的人，在童年記憶中卻像是一個未拆封的過期月曆，從未寫上任何一筆記事。他甚至想不起來父親年輕時的長相。對他而言，這張
臉孔

永遠是這麼陌生，陌生得使他膽怯，陌生的連他自己有時候都想，會不會有一天他們不再聯絡了，他便能徹底的忘記他。

鴻九不只一次他這麼想著：「這個人不是我的父親。」在遠離奶奶與自己的地方生活，追尋著物質與理想，再沒有回頭。每回奶奶眺望星空時不自主呢喃的話語，他都聽在耳裡。奶奶沒有了爺爺，自己沒有了母親，然後他們還同時失去了一個兒子與父親，那片翠綠的菜田裡，只有他們兩人，沾著晨露，天未光時，從菜葉上一隻隻的抓蟲。

那樣的父親，對自己來說究竟還有什麼意義？他不知道。他只能絞盡腦汁思考，勉強說出一句像是寒暄的問題，或是語句。

「你……最近還好嗎？」

「唉，還行吧。這行的競爭很激烈，錢不好賺。當初想賺大錢，現在不可能囉，難啊！」

「那，阿姨他們還好嗎？」

「妹妹才上國中，很難教，動不動就頂嘴。弟弟倒是考上清大，在學校住宿。」

鴻九尷尬的笑了笑，「弟弟很厲害啊。」

父親抽光了最後一口煙，將僅剩一段的煙屁股往地上丟，嗆人的味道從他的鼻息間噴出，「你也很好，很少讓我操心，又孝順奶奶。」

不知怎麼，那一瞬間他卻有種想要放聲大喊的衝動，可他緊緊閉著嘴巴，一點聲音都沒發出來，連反駁都沒有。

小時候他想，自己無疑是不幸的。其他人放學時都有爸爸媽媽來接，可是他從沒看過自己的媽媽，奶奶說她嫁去了北部，

可是後來父親也去了北部，然後在某天帶著一個女人回來，鴻九叫她阿姨。

在他的記憶中，北部這個名詞好像成了一個魔鬼，只要去那裡的人都會在記憶中消失，即便回來，也再也不是他認識的那個人。

又後來，他又聽說自己有了弟弟妹妹，父親好一段時間再也沒有回來，隔了很久很久之後，鴻九才看見那個不認識的弟弟妹妹與父親。

奶奶死去的此刻，他深深地思索起父親這個名字代表的意涵，這問題像是一棵枯老的樹，暴露在空氣中的部分都已經腐朽，只有那如爪的根深深扎在中心。然而他知道，總有一天這棵樹會倒下，從他一片荒蕪的心田中倒下，什麼都不剩。

火葬場的煙逐漸飄高，他閉上眼睛，彷彿還能看見每回下課回家後奶奶喊他吃飯，帶著點不耐與關心的臉，可是隨後場景卻變成了醫院，那張熟悉的臉插著各種管路，浮腫變形。

再睜開眼睛時，四周已經沒有人，遠方傳來父親刷亮的硬底皮鞋，踩在水泥地上發出的喀喀聲響，一種酸楚與刺激的氣味，久久的，沾黏進他的骨髓裡。

05.

夜裡，檯燈流瀉下昏黃的光束，正照在那封印刷字體的信紙上。鴻九對著微光，將信紙拿得很近，像是極為吃力才能閱讀到上面的文字。

月亮隨著時間往天中央越爬越高，房子的後門傳來幾隻野

狗打架的聲音，凶狠的撕咬聲過去後，竟然集體吹起了狗螺。鴻九看著那封信，像是入定了一樣，對外面的吵雜置之不理，端坐著的姿勢沒有絲毫改變。信紙的最上方寫著「推薦信」，那三個字端正且充滿力道的，衝進鴻九的視野中。

這封信推薦的工作地點是台北，這意味著他必須搬離高雄，獨自前往那個未知的城市。

他又想起了那片曾經跟奶奶一起看過的海，至今為止，他在那片海上度過了無數的日子，無論是調查研究，或者是一個人心煩的時候，他都會去看看那片海，彷彿只要見到了海，他就又有了前進的動力。

也許自己是一隻深海中的魚，因為離開海洋而窒息。他又想起了那隻擱淺在岸邊的大翅鯨，鯨魚最後緩緩地沉入海中，再也沒有浮起。

教授雇來了漁船將牠的屍身拖至較深的海域沉放，他們預期著這具屍體將會帶來無限的生機，有多少海底的食腐動物，他們會追尋著這難得的資源，重新展開新生。

地球上最大物種的死亡，帶來了凋零前的蓬勃。有時，鴻九覺得這很諷刺，因為無論這個過程進行得再慢，總有一天鯨落的能量還是會消耗殆盡的。

有時他想，也許這就是無法改變的定律，萬物皆會自壯盛走進消亡，無論是生物，或者死物。

而自己在這樣宏大的洋流中，又算是什麼呢？

後門的狗叫聲停下，他站起身來，不再思考這這些問題，打開後門走出屋子，黑夜裡只有遠方的路燈在馬路旁發著光，

然而那微弱的光芒卻無法越過深重的夜幕照亮他身處的道路。摸著黑，他一步步小心的前進，黑暗中有對發光的小點，那是一隻全黑的土狗，牠蹲伏在路邊的長草中，閃爍著發光的雙眼，注視著他。鴻九想這隻狗也許是剛剛那群狗的其中之一，而牠的那些夥伴不知道為什麼已經離去，只剩下牠停留在原地。

就像是盛大展開的鯨落，起初時吸引了無數的生物，落幕時卻只會剩下幾隻依依不捨的動物，企圖在剩下的骨骸中，找尋最後一點可利用的生機。

奶奶的菜園就在房子的旁邊，不須摸索太久，他就踏進了許久無人整理的菜園之中，那裡如今已經長草叢生，蚊蟲盤旋在他的四周，發出刺耳的嗡嗡聲。

曾經在天還未亮時與奶奶一起迎著露水抓蟲的回憶，如今都被瘋長的雜草掩蓋。他看不見那些曾經被呵護的菜苗都到了哪裡去，彷彿隨著奶奶的死亡，這一切都變得無關痛癢也沒有意義。

鴻九在黑暗的菜園中佇立了許久，直到雙腳發麻，天邊似乎微微的亮起，腦中一片空白，再也想不起什麼，才緩緩轉身回到屋內。

鴻九收起那封攤開在桌上的推薦信，散落在下面的資料就隨之露了出來。那是一張標示著大翅鯨屍體的海圖，白色的圖面，用紅色的簽字筆標註了一個叉，像是一個破皮流血的孔洞。

06.

八月，他們撈出研究架設的攝影機，紅外線鏡頭拍攝的畫

面，將原本明亮的螢幕染上一層黑白的色調。那是光到不了的深處，僅只有微光從那些本來居住在此的動物們身上，黯淡散出，微弱得如同即將死亡的星星。海面下的黑夜，遠比自己看過的夜晚還要深沉。

黯淡過去後，畫面中很快出現成群蜂擁的甲殼類，與一些偶爾游過的魚類，牠們啃噬著那巨大的屍身，一點一滴的，將原本巨大的島嶼，化為塵沙，牠們在那之上攝取著養分，直到露出磷磷白骨，那種森冷的灰白，在遍地無光的海底燃起一盞磷燈，指引所有的生靈來到此處，攝取這僅有的養分。

閃爍的畫面映入鴻九的眼瞳之中，他忽然覺得這一切都是這麼的熟悉，無光的海底，生物追隨著養分而居，為了生存牠們甘願流浪到任何地方。

就如同他的父親，那隻不知回航的大翅鯨。

他曾經試圖在每個深夜裡，想像一個人前去異鄉打拚的父親有多麼無助與徬徨，他過的好嗎？在那樣遙遠的地方，是否正努力的工作，完成他不惜離開自己與奶奶也不放棄的抱負呢？是否在每一天的開始或結束想起自己與奶奶？是否在看著與自己年紀相仿的小孩時想起過自己？

可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他到現在也還是沒想明白，或者說當父親帶著另一個女人與嬰孩出現在自己眼前時，他就放棄思考這個問題了。

他總是想自己是不是有那麼一點，憎恨過他？他希望這個答案是肯定的，那怕是那麼微小的成分。但就像海洋中終會消失的養分，與那些貧瘠土地上的微光，這樣細微的感情也終將消散。

最令人感到寂寞的是，他既不憎恨自己的父親，卻也不能愛他，這個本來應該在自己生命中佔有最重要地位的人，如今對自己來說無疑只如同一個陌生人般。

他盯著螢幕的目光凝固了，像是迷失在畫面中漆黑的漩渦中，縮時播放的影片中，那些深海動物的行為都顯得極其怪異，像是一個個反派角色，牠們依循天性在那頭可憐的大翅鯨身上製造無數傷口……他忽然覺得恐懼，對那樣的畫面，與正在觀看畫面的自己。

是不是自己有一天也會變成那樣？依循本能的爭食，卻不知道睜開的眼臉中能見到什麼。連那僅存的一點微光，最終都仍是會消逝的。

飛翔的大翅鯨曾經是夢想，牠墜下的殘骸化為了養分，用僅存的憧憬驅使著人們聚集，不斷的聚集，就如同那些腐食的甲殼類……直到有一天再也離不開那裡，忘記了洄游故鄉的習性。

07.

奶奶遺留下來的那件湛藍色旗袍，在某個晴朗的天氣中，被他燒成了灰，飛灰在天空中揚起一個旋，然後消失，深藍色的下襬沾著火光，最後一次劃出橘紅帶藍的軌跡。

他站在車站的月台前，手中提著一袋行李，胸前口袋放著教授親筆的推薦信。他想自己興許就是一隻甲殼類，在萬千座鯨落尋著自己的住所，忘卻了故鄉以及一切，永恆的在海潮中流浪。

月台的盡頭前，有他那些送行的朋友，其中也有著瑾萱。

她溫柔的目光注視著他，像是海中悠游的大翅鯨，平靜而祥和的，載著他的依戀與夢，緩緩地，沉入那個內心最深處的地方。

「學長，要記得回來看我們喔！」她這麼說。他知道這也許是他們最後一次這麼靠近彼此說話了，時間會反覆的沖刷，直到人們白髮蒼蒼，直到背脊彎彎，記憶從今生變成了隔世，所有的執著化為了煙霧。

最後一次，他頂著陽光，笑著說：「再見！」與他故鄉，與他回憶和愛戀。

火車隆隆的響，恍如那天鯨魚臨死前的叫聲，隨著逐漸遠去的景色，慢慢淡化……

這是一篇真摯而動人的作品，作者以鯨魚的意象貫穿了全篇，畫面生動，令人讀來不禁為之震撼。小說看似寫鯨魚的擱淺，其實旨在寫親人之間的愛與孤寂，尤其幾處描寫父親與奶奶的片段，簡短幾筆，就充滿了言之不盡的寓意，耐人咀嚼深思。在整篇小說中父子的互動和對話雖然不多，卻是寫得極為精省有力，委婉道出人世之間時移事往的滄桑與無奈。小說題名為：「鯨落」，也正是要以「鯨落」這一海洋生物的特殊現象，隱喻從奶奶、父親到兒子三代人之間的關愛、犧牲，以及無可抵擋的宿命輪迴，而大自然的生命生生不息，最後只有將一切的缺憾還諸天地，而結尾的離鄉遠行片段，尤其充滿了既溫柔又哀傷的詩意。

